



何觀察

簿君使者三至跼蹐殆無所容比年積  
誅者四集猶之窶人多負急應坐收喘息未  
復至矣方使不能信宿立索報書謹布皇皇  
再寬假借曰僭爽則不佞豈敢哉

黃全之

周丞西來辱命之再足下獨以不佞勇退為愉快又  
復以難進為丁寧惟惠知莊是之謂矣歸來擬著書  
三卷命曰太函歲內多兒女情重以拮据未集春賜

何觀察  
黃全之

甲申  
私斷

弗若跬步不出戶庭乞言者聚索宿逋日不暇給義和無賴安能繫鳥三足而闔崦嵫乎自今將遣仲蔚蓬蒿塞戟中庶足展吾事矣方郎沈守南度支新詩足爲于鱗優孟卽海濱鄒魯其才未之或先藉遇若翁于君前雖名而退之可也不佞知其爲足下通家子因旁及之

郭建初

歸且期月幸及二親康寧卽享蓬蒿視圖南無讓矣  
佐間羣小無賴自不佞發之其事屬之金吾惟所

察吳兒自作之孽卒抵士師行者固不知其誰何安所高下其手也及吳君子爲子胥計多口債興足下曾未知其所由來顧獨非橫議而白不佞不佞安敢望尼父萬一而足下入室之才什倍仲由卒使羅雀之門惡聲日遠何幸何幸徐天目叙滄溟集其詞意皆先得不佞之心汀州祠事必俟此公出境而後可行附復

又

僕蠢愚慢惰人也丁年視儻然禍福未嘗入于其心

獨於毀譽未能忘耳由艾而往乃知名實若賓主然  
卽賢主未必一一得嘉賓亦以倘然視之而已若閩  
中功罪但得一二知己者知之足矣寧敢必天下後  
世邪秋後接畿內薦書三索之不得足下愀然廢書  
而歎夫何歎也何許二太史公在事奈何從吳坂失  
孫陽哉願足下一以倘然視之直附徐使君南歸爲  
寧親計若澠池之翼胥後舉耳

王仲房

往與江方伯公約是月上旬當乘小艇携偏提爲足  
下壽適春雨淫淫轉作懊懷遂爽前期茲屆揆辰謹  
奉錢千爲諸賀客取酒亦欲獻新辭爲侑及覩足下  
入梓諸闕又復自廢嚮爲諸佛子作供殊類戲言計  
足下一咲纓絕矣入閩何時尚需嗣布

馮使君

里婦之見宅人也不難爲容一旦西子徵之同車非  
不欣欣然慕也有覩面目務以膏沐求工閉戶經旬  
卽三呼不一出及其出也卒以惡駭國中乃今君侯  
與西子較妍而不佞與里婦同惡然則閱三時而後

出者固其所也君侯不復姍笑而姑以善言調之卽里婦以溺自窺誠不能掩其惡矣

吳叅戎

祝順通至知足下橫被彈事寃哉寃哉殷司徒公有言此老以林鳳遠遜恐有議論乃借一將官自解將官猶五金器也卽破卽毀得冶氏而器復成不過一鑪錘之間耳殷公與僕皆有書致督府討彼或無深求失馬塞翁未必非福不具

方少隱

僕少年譚說闌及玄同自視不異螻蛄非其質也從仕旣久初心頓忘邇者偶與諸佛子學無生亦涉空談都無實義迄今結舌久矣承念宿昔慨然以至道相聞昔遇荊州陳中丞亦持三家之說與足下合僕方習渾沌氏之術無論牝牡陰陽輒折節謝之未請其概茲荷美意其將如成心何方在杜門謹謝不敏

江民璞

託拱中避秋暑顧乃坐困儀狄園中無論太函幾爲河朔焉耳仲秋之杪程漢陽幸過鷄居相期月之上

旬同問几杖適部使者按郡日在市廛茲庚期漢陽  
必以旬之十日往矣承折簡招徠動我食指擬莫傳  
俱往恐力不遑華黍名堂賢於稅駕漸江秋水旣降  
最利水嬉試命諸郎君具扁舟即可信宿如何如何

### 岐山鎮國

仁美將命至知不遐遺入夏以來病且三月二使稽  
程久矣今始力疾遣之聞邸第日新采食日振襄之  
原嘗高義非王家叔季邪僕居子舍中猶然以不及  
據新室追故驩爲憾兼聞長君日事玄白雖在同氣  
不能朝夕見之絕俗遺榮加于王公一等耳宅年拔  
宅緱山之上必將叔季與俱于時甲第連雲卽五城  
十二樓何以加此不識周廬百舍亦可將之去乎否  
乎病中無以解頤願附一譔爲笑狂奴故態幸勿督  
過之

### 徐大司空

驛聞河議廢格心竊傷任事之難繼聞明公復出東  
南知賢勞未艾矣然江浙皆寓內鉅服不啻分陝東  
西明公一再撫之卽有周二伯事也在明公直左提

右挈置之衽席而已勞何病哉頃聞東省下車相去  
密邇不佞故有采真之約幸得東道主而依之屬二  
親季年遊不敢遠徙倚東顧不能奮飛爲恨耳從使  
者拜貺命之辱稍聞裏言築舍道傍誰識良工心苦  
惜彼中情實無繇抵掌一談獻歲倘藉寵靈老親無  
恙當着皇帽爲湖上亭長待明公物色之相對千頃  
之陂或可傾倒耳厚幣不敢卻業已拜嘉尚容顯賀

梅太中

翁以達尊而折節不佞修境外之好儼然以公子臨  
之昔人居負郭而以長者車轍自多乃今御有元方  
視昔人侈矣重以問遺之命敢不拜嘉新太史煌煌  
高名故矐乎出公子後若不佞之卜公子者直將風  
九萬而下之非徒褻然當世而已荒城地惡兼之暑  
雨無良二三子無能爲公子留不共甚矣計日當報  
命卽擢髮安可數邪郡乘之役曠日久而未遑大都  
因執掌者什二三因湯藥者什七八公子行後卽力  
疾奏之新堂成公子問名不佞謹以名質可否異日  
將爲翁銘之東望不任主臣高明照察

梅禹金

足下脩境外之交三命益諄諄至矣鄙人故拙客奉  
負郭久絕車音倘然命駕過之敢不倒屣宛翁在無  
寧足下敦不急而遠高堂且四塞皆崇山慎毋以鄙  
人故而重只夫趼也里言二首屬家弟書之扇端區  
區情見乎辭願備出不具

王開府

舊議以公代楊令公乃今西矣固又將爲吳令公地  
也僕在草莽久之不聞裏言廷議邊議若何願聞梗

槩儒生紛紛言西市非計此直以耳視者固不足收  
第恐瑕壘日生何以善後乃今廢戰罷守卒然何以  
應之且聞邊費不貲或將取給於饋餉往雲中脫巾  
者屢矣乃今操下急或變生不急或尾大上谷視雲  
中差勝可無遺慮不乎僕非抱杞人憂徒亦爲愚公  
問耳

江御史大夫

日從殷司徒方開府抵掌論都人士類皆勁直自樹  
無復麻中之蓬顧盛氣褊心不免爲當時側目惟公



豁達大度于人無所不容不佞傾耳聽之不自知其  
鄰之前也近日之捷則司徒公先已言之此非骸髀  
公直以腐肉齒之耳于將之利始發於硯宅日將欲  
善歲胡可得也歲杪群兒女病痘迄今始平獻歲老  
母病脾卽亦無恙勞人草草出處皆然獨心遠地偏  
不失其適而已

沈太史

信人過天都自軒轅氏以下莫不延跂以希一顧不  
佞二三兄弟備在夙昔獨得遮留信宿罄莫逆驩間

或私布裏言不自意得當米納水濱背發恨不能從  
漸水而俱東 屢不共館敷不治雖不佞嗷嗷

于疏節竊計相公必不以苛禮討之矣歸舍得從後  
丈游宛然如奉杖屨朗源黃羅二地後丈印可一一  
如相公疇昔之言第余小子無良恐非所敢任也暑  
雨載道後丈爲不佞投轄而改令子婚期計司僕且  
膏車謹紹介勸駕長途幸爲在石加愛不勝祝之願  
之

程子虛

四月之晦太史逝矣哀哉後岐峯主十嶽皆面語太史吾黨有贈言于是太史加額頷之隱隱有喜色律以延陵之劍仍須完卷而歸之乃予告之几筵但丁南羽作圖必得數緡爲之取酒足下屢空倚辦爲難孤能爲南羽一薦之有力者間慮無速効恐被視爲而江之水耳足下何以籌之印版屬一家豎今在海陽足下試遣人就近召之乃可送行詩尚未暇且家弟方就道無可代書容面盡

余德甫

孤在苦塊六年于茲病毀頻仍僅僅未滅頃者瘍發于踵跬步履地爲難胡郎爲舊通家十至不能一見承念先考莫及几筵存歿銜茹無任孤病久矣以故多歷年所不相問間得來教一何寥寥無亦讓孤之訕失而以不屑教之耳疇昔同游半爲異物只今惟緱山鄂渚聲迹可求二甫桓桓足張吾黨然皆旣晏之日安得魯陽戈邪力疾授書不盡颯縷

計台州

昔暉襄敏公起家樞省出牧台州其後鞭撻四夷儼

然爲天子社稷之役台州則豐沛也步趨具在使君  
豈擇地而履邪願使君郎潛旣深猶然出牧視往者  
加勞苦矣乃今四夷爲守海內承平使君右撫字而  
左折衝釋韎韐而專黼黻異日者所就業不亦絕塵  
而奔峻哉山中驛報稀聞越在苦塊不遑脩賀門生  
黃正祖亦爲不孝周親其先以居積承家幸寓使君  
宇下此生新喪考氏未及襄事而出理故資蓋微俗  
以賈代耕非是無以糊其口而此生木訥近曾恐中  
外見輕垂得一摠衣郡大夫之門猶之冒暑雨而

廣廈其受庇可知矣伏苫布狀謹爲先容惟使君一  
禮貌之已出望外此生固無他腸不孝亦無他覲也  
高明亮之

呂玉繩

不佞家食餘十年老奄奄至矣重以不蠲之疾一切  
廢境外交頃歷新都一拜路車之辱英英溢目如對  
玉山旣而掃蕁門供草具依依五夜不忍遽辭蓋自  
結髮論交德禮長者無兩卽夙昔家教寧詎丁年見  
之誠願束牲戴書王盟里社屬有事封樹三願竟失

應門歲大饑日幾幾為瓶粟計相距三百里而遙紹  
介未遑適椽曹赴踐更謹布狀以謝不敏里言書之  
一箋嚮風入懷自云鼠腊不倫直將投碌碌希珞珞  
耳

歐楨伯

比年以毀瘠當事不及數數然通名即得白下書不  
及報顧鄉人得奉教南中者稱述起屈為詳及聞以  
請老行距踊愉快第恨榜人為政畔故道而鄙天都  
時事紛紛惟菟裘足以自主秘書已矣海山公方健

食足為偃佺戚少保適避人言失此嚴僕射耳十年  
投筆將因瓦缶一博希聲誠不足以當折楊足下報  
我以陽春幸矣

陳海山使君

少保遣材官以良月至蓋抵不佞致辭壽翁不佞生  
平快快者幸因此而一發之敢不敬諾屬肇林方作  
佛事不佞主盟三冬咸宿招提蜡日始罷則不佞及  
耆之日至又復紛紛上元後尚無駒隙可乘茲始從  
事日者方生面不佞得起屈狀差詳翁未及老田橫

氏則預祝之使翁得寬遲暮仙仙故鄉橫之德也彼  
其之子宜未及老而今安在哉時事置之勿談卽一  
談不足以入巢父之耳功成身退此於少保固當第  
拊髀寧忘鉅鹿歐楨伯得謝翁亦得朋不佞二三兄  
弟近與弇州益親顧相去千里而遠無若兩君子同  
里之產耳少保北歸計及執手錢塘之第河梁天限  
雖牛女亦若參辰壽之日願翁東嚮引爵者三納千  
秋里人之壽

吕相公

夙昔以下劑投大冶相公乃置之鑪錘之間卒令無  
厚之材少規一割之用領郡而出違顏奄及三十年  
相公食邑東山特蒙 天子存問視後至者有如潮  
汐不啻風波固天佚之抑亦天申之人謀宜不及此  
昆旣得請歸省尋以毀瘠阽危仰藉寵靈猶幸須臾  
無死平交悉絕聞問寧詎敢爲所尊者瀆邪游倦西  
歸長公惠臨東省于時痼疾復作無能曳長裾而趨  
相門逝將束芻無能一奠太君筵几疏節甚矣遠歸  
病滋甚醫緩之技且單每一措思通昔不寐使命適

至極知以逮賤爲榮命不敢方力不勝疾穉使旬月  
屬草苟完嚮往大方猶醢鷄之曠海若耳辱命無所  
逃罪謹席藁待之附使以報先施兼謝不敏私布百  
不及一無任主臣

周公瑕

是月鄉人至自吳閫乃傳郎君凶問果然哉吾丈老  
西河憂在四世顧猶念及不佞二三兄弟聞之遺之  
發書竟相顧霑襟寧遽謂涕之無從也嗟平羊舌氏  
之祀賴眸以存吾丈名高今之叔向百世固當尸祝

無問烝嘗八月西歸誓將信宿山齋高譚物外抑或  
同舟入浙爲汗漫游勿復規規然作蟪蛄計吾丈能  
俯而就之乎茲戒急足奉起居萬萬爲吾儕寬解不  
腆將之筵几併乞塵存

龍伯貞

天假仲君賚吾郡而太公坐鎮郡中于時衣不拂棖  
屨不容戶不佞雖在夙昔未嘗敢以竿牘自通仲君  
將命命之諫以貴陽公墓表奄忽五稔竟坐因循及  
太公佐理衛邦仲君出入再覲比還郡申命先施雖

王南明尺牘卷五  
緩執言不佞卽九死無以逃諾責近始戮力具草惴  
惴愈將不勝屬郡使行託之紹介公家世德寵固則  
貴陽公爲之開先不佞言不雅馴無能揚扞萬一太  
公長者庶幾矜不能而舍之仲君天步翩翩挾扶搖  
而探溟滓綽有餘力不佞幸得割牲于社殆將屬饜  
淇澳濟濟有懷君子

顧開府

越人自薊門將命還報辭温幣重心目充盈古之論  
交傾蓋賢于白首卽不佞無似明公則其人乎出鉅

三韓不遑修賀遼陽大捷用告

郊廟神祇簡在膚

公無論上賞不佞春下吳會尋盟弇州載弱弟俱因  
而就醫京口歸塗觸熱避暑焦山適督府遣林官遠  
存是爲不佞門人潘廷試來書云俟其報命卽遣人  
遼竊喜紹介可乘因時亟問江淮水溢二麥不秋燕  
聞吳楚之間並傷稼事西北三時不雨邊人糠粃不  
饜豐歉乘除則藿食猶多卻慮明公雅以先憂自任  
輒復緩頰以聞千山拳石一區的然作者蓮宇猥云  
足跡所及無此神奇能軼東巡曾一蹇惟否也

馮開之

淨慈西閣之言賴翁主盟不虞以上地先行竟虛壇  
坵清秋蕭爽即游倦尚足稽留重以自翁命之所不  
從頌者非夫也第季兒婚期既迫將待不佞醮之士  
之日入舟不任躑躅宣城之吊當卜何時倘以獻歲  
行猶可待杖履也

王恒叔

雨集溪渚不遑起屈尺牘先施重以遊仙諸什手讀  
三五若凌千仞而梯五城雲門之懸緜領之笙洋洋

盈耳方苦足瘍為崇安能效邯鄲步邪少霽當面陳  
布狀先謝

姚方伯

頃次焦山屬門人方士枝奉書專達計無沮格昔貳  
戎政夜宿龍華善比丘大千往來頗習少選則少林  
法衆上書大宗伯迎大千為宗師相別十餘年大千  
業已西返其門徒以大宗伯陸公碑來告不佞為之  
塔銘乃就吳中勒石屬周公瑕王百谷作書亦希有  
事也其門徒真理幼本寺人獨力載碑以歸少林亦



法苑珠林卷之五  
為勇往第由偃師登陸去少林九十里而遙倘得丁  
夫二十四名計六日可達幸隸君侯分部願乞餘力  
于大乘且少林道險而污萊願先遣羽書戒彼申法  
衆併力開路庶可無礙君侯方為廣大化主豈得一  
振法書繼往開來亦無量功德也卽次草率願上慈  
鑒之

表大家宰

里中介程儒士上書既閱三時得專達香奩春修弁  
山之約吳閭幸遇長君上卿之居環堵蕭然如故長

君則誠師儉者也不亦濁世之賢公子哉弱弟病  
踰年載之就醫京口歸塗憚暑遂匿焦山密邇金陵  
未敢輒通竿牘茲屬沙門還瓦官寺肅狀起居不肖  
頃草瓦官寺碑欲借大宗伯之尊以為宗主茲地原  
著古額迄今專事祝釐名正言順而事成賴翁在耳  
明歲親携季兒入監庶幾得盡願言茲不具述

王大司馬

中丞蹇公專使來命則以翁邊䟽成集屬不佞序之  
誠知石畫弘詞殆難為序顧鹽梅膠漆寧詎自絕乎

汪南明尺牘卷五  
四三  
哉卽力疾千百言良以塞責阿房合殿安事華門要以茅茨土階卽華門何陋不佞奉前茅進直以寓言投之主臣無任

又

比部舍中兒肅將貺命溫厚懇至淪浹何可勝言不自意以襤褸裋褐之夫洵得此于袞衣章甫彼山巨源嵇叔夜猥云有道之交乎哉額餉自昔受成竟扞口賴明公爲之一洗如滅丹書草莽之臣庶無罪賜多矣兒曹無似不諱其蹄齧而見之消人明

公以爲轅下駒也恩斯勤斯不佞竊以爲過矣高禩之祝計當効靈日幾幾望之孔釋二氏翩翩至矣疆場時有瑕壘明公焦勞屈多南土無年此中米價三倍卽家食食貧不足恤境內謂何不佞卧起如常重聽滋甚籲天而禱願得及于樂歲終餘年耳

詹吏部

神州僊署不啻木天第都人士之趨下風亦若百谷之王江海不無事矣比來白下論文大率尊六朝而卑千古淵珠山玉嗜各不同第能千古也者不患不

能六朝能六朝也者未必其能千古也于時豪舉爲  
政老諄謹避之耳寧復尚口爲哉聞王次公將以告  
行果得請乎其未也

余太學元咸

使至游承問遺饗德厚矣太夫人年及大耋謹具俚  
言一軸壽之雖云愆期自今以上皆千秋日也大鄣  
爲江南第一名山而文獻不足欲爲之志惜太寥寥  
鄙意須畢索原嶽之勝以足之庶幾可爲此山增重  
耳振衣岡欲作一銘屬邵長孺勒之方碑狀其勝槩  
然必得一石亭冠其上乃可以免風雨霜雪之侵食  
其云俟渠金陵還與足下經始坐冗宿使五日幸亮  
不共

陸孝廉

不佞雅言文事以言狀人猶之繪事以形狀物狀族  
物者什有八九狀異物者什有二三狀神物者付不  
一能何以故希有故也中丞公從太宗伯接衽而起  
于囑同風章之物采不猶麟鳳龍虎乎哉卽付之良  
工不必速肖不佞拙工也辱命固當長君策駑而齒

之駿匿瑕而傳之瑜非不佞所敢知也將命者再至  
二札數十百言其言一稟于孝思寧事枝葉願意肫  
肫而辭疊疊質有其文三復蓋三歎之亟馳里中示  
家弟貫貫亦伏枕三叩第方僵卧不能贊一辭不佞  
竊謂古之荆蠻今之岐鎬光天之步如日高春固宜  
有振起平原羽儀當世則長君其人乎道旁之李有  
覲木桃幣重瓊瑤報於何有玄壺縞帶如命拜嘉懼  
坐不恭蓋非始願所及不佞巖棲久矣不復被章服  
以侘田間謹完壁歸薄具附申壘室副封私布不任

主臣

又

當世人文之盛跂建元而躡開元正嘉以來兩端爲  
政師心者自爲周孔剖心者自爲逢干耳視佺佺不  
揚則墨一二執政從而厭薄之高捷者乘之毋干忌  
諱猶之慕羶之蟻羶亡與亡散而之他惟恐留滯乃  
今環視寓內安得歸然獨立若而人哉不佞一病十  
年則天限之矣家弟少年狂態亦涉不羈願其志莽  
其氣浮中年而患疲癯蓋亦天之放民也近習長君

高義僅於一狀三劄得所未聞居然南國有人非直  
中丞公有子而已秋杪擬過婁江哭敬美逝將相期  
於三泖招提倘出廬屋可作一宿之會弟子舍將舉  
孫矣遲速尚未可知大遲則近歲寒必春二月乃可  
神交旣訂嚮往爲勞凡百當面布

張督府

明公以鴻漸之翼搏扶搖而上之不佞啁啾蓬蘞間  
可望而不可卽重以衰頹疾苦一切絕境外交大司  
馬爲明公肺腑親習聞高義卽跂翹嚮往不遑自通

近得薊門書則奉明公命而以大司馬邊䟽屬序不  
佞廢故業久矣且病也嘔血孱弱不支重專命無敢  
辭力疾草若干言以求塞責卽薊使還報不敢徑附  
一札而蹈不專適長兒以援例北行因得以通家子  
謁大司馬且將詣薊門稱謝願因大司馬紹介而見  
之棘門癡兒不讀父書過時始就佔俾然猶不事章  
句竊窺六義爲瓦缶鳴吠大奔豚皆是物也儻與其  
進願以法言繩之戚少保受知特深奄忽卽世聞病  
革無以爲湯藥費身後愈益寥寥卽數竒不若飛將

軍而食貧以死過之矣祁連壑地誰能從海上乞一杯土哉當其從譚襄敏公列亭障召戍守南兵入穀者居多迄今且二十年募者故而代者新穀率駸駸弛矣然南兵之足賴者氣也其氣故壯視土著不啻兼人浸折之則銷暴折之則激縱之則不葺養而練之則可必有功不佞故嘗待罪行間與二三君子同心一體雅聞明公集思廣益虛已受人言涉未同不敢不盡極知唐突無任主臣

李少宗伯

足爲吾黨赤幟四海九州之大竟不能容一詞臣又  
何補也吳翁晉見客其步履不讓徐屠特猶滯諸生  
未得投鞭釋鞵耳八月家弟病甚幾至不支近始就  
平廢篤猶故開歲有河豚之興或取道覓足下陽羨  
關王生歸草草私布不具

許相公

去國五浹日而抵家則不肖之身輕矣歲首從郎君  
得書惓惓於今昔離合之故卽不佞江湖天放寧無  
子平之心乎歸來舍弟病屨已則群兒女病痘頃之

老妻復病幸而舉安夙夜皇皇俯仰省視不暇卽澤  
雉之神王矣顧安得飲啄自如由今而藉寵靈舉室  
庶無疾病卽半菽可當五鼎勿問菟裘 少主聖明  
不忘忠益孳孳啟沃百神所勞願言加餐非直爲邦  
人闔澤而已

又

不佞道昆越在草莽何敢與 朝廷之議于成  
權第吾鄉故有任事之臣功浮於罪時蒙  
察迄今未白其寃此亦相公之所習知鄉黨

隱者也第威福自 天子出無敢囁嚅而吐一辭牽

而政府直道贊襄虚心容納無幽不闡無枉不伸凡  
諸疆事未修躬行無缺藉令在辟猶追錄之蓋將以  
惟蓋勸忠以瑕疵棄過者也當胡少保在事東南岌  
岌乎殆哉彼其以五餌餌夷以五間間夷成則上功  
否則無赦一反手耳于時事由中制政以賄成少保  
內不顧身家外不顧毀譽上不避刑戮下不避猜疑  
如將以糜費結納而繩墨之固多小過卒之敵如就  
糜墨如受馬蕩平底績遺東南數千里之安是曰愚



忠其愚不可及也 太上廣厲臣工無論存歿二三  
元府操其衡石至公至明鄉人寧詎以月旦之私借  
資九鼎第匹夫匹婦猶能止雨飛霜况 世祖之力  
臣寧卽湮滅比者東南不歲九原尚亦有望乎哉自  
嘉靖以來吳越則屬少保百粵則屬司徒八閩亦嘗  
屬之不佞皆新都產也猶之四坐具在酌者乃行巨  
觥皆曰不勝惟新都能耳旣舉旣酬則又曰夫夫醉  
矣將安用此酒徒少保之功獨優其受法尤烈不佞  
有懷骯髒敢哆口而一申之總兵戚繼光卒以貧死

卹典不及聞之 廟議未定其何以勸方來倘有擇  
于芻蕘似亦礪世磨鈍一道也惟相公體之亮之蓋  
之容之

徐少司馬

戎車三駕成萬世功李帥自蜀徵辭不佞何所逃避  
第岷峨河漢攀躋可卽厲揭可窮不佞以一拳一勺  
之多寧詎能揚扞萬分之一也入春聞得賜告不亦  
急流勇退乎哉功而不伐上遂其高善始善終千古  
一遇不佞竊方之六月息耳扶搖九萬背負青天寓

內日望之矣不然則鳥盡弓藏似非所以待方召也  
有道之世固當如是邪秋杪寒獨道更宜調護不  
佞將從陽鳥逆之衡陽不具述

王大司馬

不才樗朽天幸曲全屏跡幽源歷有年所比來二三  
耆舊或以爲芘乘也者而物色之推輓歌呼明公首  
倡藉令不倍繩墨寧避斧斤顧榮外掇中寸無所用  
大匠棄而不顧安所取材重以司聽不聰第施施以  
口代耳卽掛一職而非丞也猥云重聽無妨乎昔山  
公有意乎嵇生卒從其志生才百倍不佞不佞何敢  
望生要以生之不堪事或同耳備在莫逆明公先得  
我心不佞敢私布之毋令憤憤復落多口

蕭宣州

頃紹介宛陵誠自知其不恪明公無所噍責蓋之容  
之內省終不自寧迄今猶有慙色將命者至則溫辭  
爲厚幣先不佞不勝主臣避席而拜其辱備在夙昔  
其何敢辭丁戊之間鄭使君守宛徐使君守新都竝  
以楚之良千里相照乃今新都得董府王宛得明公

千里一時龔黃接壤不佞沐咸池而晞髮重以決沃  
焦而波及之卽張楚無能庶幾依楚自張矣國子先  
生龍君御翩翩楚材顧出入不矜一蹶而失千里不  
佞不避忠告諄諄以苦口進之頰首而從庶幾折節  
旣自武林北上佞放自如不佞人微言輕愛莫爲助  
今在函丈願太史公修以繩墨之言宛陵有兩生一  
曰守箕一曰鼎祚皆博學好古足破天荒儻然物色  
之亦吳公之賈生也兒曹以母多病未及橋門獻歲  
當行或假榜人餘力使旋布謝不盡願言

程雲南

大婚近矣太親家宅兆之下云何親家持重如千鈞  
目攝不佞則以爲迂爲佻爲恠誕爲紛更之四者不  
佞誠有之固宜其言不入昔之諫鼓謗木寧能盡保  
其不迂不佻不恠誕不紛更擇一善則從之于是乎  
迂者圓佻者捷恠誕者經而核紛更者協于時宜如  
其不然將安用此昔周文至德武周用殊繼述不同  
同歸達孝牧野之事豈規規然遵治命哉二姓兒女  
婚姻不啻肺腑關弓之泣不干他人而于其兄第毋

操成心毋溺成事此非惟郎君可轉爲福卽長君亦大有賴焉

密藏上人

凡夫末技微若雕蟲上人以法語命之將謂鷓鴣亦具佛性電門一奮敢不響應乎哉叔宗又阻津行不遑報命比年南宗不競浸入榛蕪上人親轉法輪不啻西來龍象凡夫奄奄暮矣安得遶坐投地一禮希有乎哉此中游饑于時無能效力俟歲事稍入將率二三長者子佐若干函叔宗陸歸無可爲獻茲具淨

餅一具淨巾四幅附丁南羽一葦將之

范原易

驛聞足下彈事令人勃勃生氣而壯之夫以當職之事繩執法之臣當宁當其言大司馬持其是卒之從量移而引避之此非俊鶻一擊而決九天乎歸來固當作里社游翱翔方外何至不螯而瑾不冰而凝過矣過矣頃過海陽已從諸長老言之猥承尺一先施筐幣具在僕事足下惟謹然不能爲非禮之恭幣出無名卽不恭不避矣新詩滿帙雅量高致于此概

見之歸使不留草草布謝

胡伯安

嗣君辱在里社則長者以既命命之無施不隆無辭不腆亦惟惠顧通家之好託以神交德意烝烝先施無倦重以君夫人窈窕之事逮及芻蕘卽有胸無心知厚知重嗣君謬相膠漆留滯六旬平生之游不乂于此不令兄弟卑卑甚矣抑何修得此哉嗣君博學宏辭當世無兩以長者爲之父若天縱之不急近功不操拘論恣其獨徃冥搜千古旁及百家藉令高時

著作之廷首出文學侍從之列猶之燭火寧詎能與日月爭光耶是年敦杖國中將從嗣君爲長者壽適榜人遠在江滄歸則愆期且弱弟之病滋深不無狼顧嗣君先發附布區區極目赤松神與俱往願言不盡

懋成王孫

彭生亟稱海內四家聞及不佞其一楚產其三皆祇役楚中不佞何敢望三隅蓋三仕楚矣先鎮國疇昔過聽不佞幸託神交中濡有銘加灾于石顧鉅工無

所嚙讓授之貞珉天不憖遺賓我鎮國鄙人無及凶  
問竟失束芻二使將命自夏門問遺交至撫今懷昔  
悽愴久之東吳下雉二集旣行不佞亦收覆瓿之餘  
付之剖劂承戶庭里社之命義不敢方稽使浹辰具  
草就正同社丁元父在次遣一力弔之雲上李太史  
本寧才足張楚茲分部居汴願亟定交二草具在赫  
蹠侑緘另狀

傳直指

不材猶散木也明公耳視而推轂之先是固未嘗通

牛馬之名執羔鴈之贄受知特達誠不知其所由來  
睨者或將求全慎毋以聰明累婁曠竊懼之矣旣而  
匠石不顧猶幸得終其天年甚者乃復持其短長尅  
核太至不材之視榮悴真空華耳卽七尺軀皆長物  
又何有於標枝明公直以卷曲而先談固自知非萬  
乘器也頃自恒山在告不遑一問起屈陽鳥南翔銜  
書再至導之以真諦發之以高吟德意惓惓不啻加  
膝不材非柴中也者寧竟不報而坐忘亦惟知已貴  
相知心無事苛禮坐以不令兄弟待命醫門三歲大

浸僅糊八口因而一切廢格其為名教罪人傳聞問  
法落迦願從一葦適閉關療疾跬步不前占言紫氣  
西來孰為尹喜頃之榜人東矣如此良會何聞歲首  
入朝蒼生幸甚屬公遠北走私布裏言不材日在崦  
嵫任天之放箕裘之業付之季子鉛槧之業付之梓  
人玄同之業歸之無名菩提之業歸之無始乃今一  
無所著不知惡死而樂生借曰不材則野火可燔芥  
斤可伐螻蟻可國鷓鴣可家此神人之所以為大祥  
也明公為三教主深入無生浸假當前願為奉足不  
材越在空谷乃今亦將逃虛世之業白者紛如睚黃  
在口明公現宰官身而為說法震動無方儻然攬轡  
而南過我方丈維摩舊疾作矣願得一當文殊報詩  
二律凝書之扇頭篋中有苦無良尚須求之吳市承  
筐不腆有覩未將主臣無任

表使君

承使將命再至敢不亟從事以追愆期自月之上旬  
偶嬰霜露之疾通夕不寐精神銷亡望後二日始少  
平力疾具草徒取塞責夫金石之業寧詎以慢易之

心入之矧在公家則雷門鼓也氣朽辭塞殊不成章  
第使者督促于門一日五至第恐報命濡滯將于軍  
政之誅不佞屈指計之失期久矣不佞見坐無憾坐  
者非若而人務在徇人不敢自掩其醜伏乞斤削如  
非其質則擯棄之不佞竊所甘心毋傳其罪于將命  
者天心借寇得代者尚未有期異日者專力布之茲  
不具述

周寤六

頃留使待報九日爲期薄寒中人肺病復作兼以冢

孫受室猶向平未畢之勞使者三及門扉屢敝矣越  
旬有五日具草苟完桂棹逢門將甚慙于懸簿明公  
力迴瀾而氣蓋世鄙人僅一發之儻然無擇芻蕘比  
之劔首一映可也二詩聊以爲好報則未遑家弟道  
會字仲嘉棄佔俾而希著述茲承蹇修之役有事大  
梁取道過陳方生其肺腑也儻克相遇蓋亦於陵仲  
子之流尚胥嗣布

又

僕家食滋久蟄如昆蟲獨二三作者振以雷聲時而



海海時而趨趨傳聞見于耳目乃始有知于時論道者喁喁建言者諤諤直將以孔顏爲正鵠比干爲前茅卽斐然有成視如敝帚豫章文獻之藪廬陵臨川南豐三傑並起皆大方家後死者或以其指出先王而其辭不則古昔率爲秦漢左祖不登宋於齊盟近則義仍孟弢以博洽奇詭特著聞之舊史氏今茲應制卒遺夜光僕未見其人聞其語矣太康中州一部婁耳惡能動德輝而下鳳覽乎將命者至自陳拜詩書之辱僕方病視霍然而察秋毫第披若木之華竊

懼目精奪矣僕居城府凡州里之會無所讓勞適縣大夫就徵數數然有事祖道且病膺作苦不啻浹辰懼稽使程草草布狀先復尚留一介報命計近九日得行集序具草附之併以詩報謹謝不敏無任主臣

陳孝廉李迪

足下間世希有三覽德而三不儀羽族紛紛大羅氏奚取丹山伊邇顧猶一息鳳凰臺適青鳥下雲間得啟一箋一紀行篇一剛風之末卽一毳而五色章焉彼其爲腹背毛無庸三百六十數也墓文授傭書者

昔有誤今正之足下不暴其瑕將其甚慙于琬琰堂名  
他曜取節爲奇本之敬仰之占奇而法矣誠懼方命  
綴若干言爲銘倘然不遺幸及葑菲願作丞相斯篆  
鐫之堂皇乃若以畸名齋居然大雅竊欲易齋以舍  
庶幾古意新聲不佞寧爲惠施無爲王倪敢不傾心  
以對家弟不羈其游汗漫南征或未必果果則勝游  
禹金神駿無雙翩翩佳公子也今所持論得一當足  
下乎其未邪國士皇皇卽著作論思非卷舌則橋足  
不朽之業孰爲改其惟韋布乎哉足下勉之九苞千

仞何有

余學士

乳臭兒始勝衣幸得以縫掖上謁乃勞辟咩頰首而  
詔之歸則面述其詳蓋視之猶丈人烏也頃辟雍虛  
席者再袞然當太史公已而一起里居一召方伯遞  
與億者左竊計貂傳再世公方有事高禩假以優游  
帝鄉麟之趾且振振矣適門人丁生入太學敬問起  
屈玄鳥之祥此其時也不佞惟多男子是卜幸寄好  
音丁生馴雅不群惟及門爲汲汲亡弟七年之疾蓄

艾馬能及之藐焉一孤始總角耳太史公撫念疇昔  
寧無一酸鼻耶蕪狀附呈他日將徼惠作者不腆另  
布

陸信卿

自居聖室以來十年謝客余叟將命未達無亦應門  
者失之吳太學留滯南都歷三時而始通咫尺頃胥  
命巖瀨惜未得長者俱天喪斯文元美卽世僕非其  
倫也寧詎以生死當桓文章景南疏請 建儲 世  
廟覘其專政非有所受一鳴驚人其時僕與元美同

朝蓋見而知之者也方元素傳僕采故實于其慈孫  
卽有溢辭直過聽耳昔嘗進履足下芒芒然合異爲  
同顧以疏節而博名言令人釋慙而傳喜色集草百  
二十卷梓之金陵懼加塗炭于赫蹏第葺之蔀屋而  
已徂冬喪我仲氏卒哭未及浹辰猥蒙存問及之謹  
燔書以告地下長者富有著作得之篇目爲詳聲詩  
猶清廟朱絃不求合于里耳彼其端冕惡用齊竿爲  
哉當世博學弘詞胡元瑞其人也且與長者同里慎  
毋以其嚶嚶也者而少之

丁元父

昔歲孟冬無祿仲淹卽世翦我手足不啻剗刃于其躬兼之藐焉一孤未及五尺幾人恤緯垂橐無遺不佞歛之殯之卜宅厝之卜兆葬之不遺餘力孤嫠從其遺命歷三歲而後發喪時日坐馳業已閱歲之半君侯撫之若父兄刑之若師友迄今不敢以訃庶毋傷長者心不佞爲之狀情見乎辭願呈一覽君侯祥矣大事旣襄出而爲汗漫遊扁舟乘興東下不佞方有剗劓之役秋入金陵儻然肯來胥命燕磯牛渚死

生契濶當爲慷慨悲歌何主臣西望夏門有如赤子之慕慈母頃之失恃遲遲其行君侯亟稱程子堪輿始封樹而當此阨之人也或亦高談雄辯濶于事情願折其衷母令帛詭者塗吾耳目狂言不損不佞願綜核之

徐使君

君侯馬首東矣不孝喪我先公毀瘠不勝力疾以當大事十年在疚一息僅存聞君侯移浙以西計相密邇可卜良覲頃復自齊奔楚將出聖室而卽菟裘歲

月不屈丘木拱矣乃今爲鴻鵠舉也矰繳安施不孝  
固信潭潭者何所不容區區或以曲木驚人耳亟欲  
私布負病未能干時 王憂國疑中外狼顧江湖廊  
廟君侯其或未忘東山出雲蒼生日幾幾望之矣垂  
天之翼自今無礙扶搖願決培風寧終以六月息也  
屬何王臣入郢紹介起居往屬下生作繪事十二章  
副東山圖以酬夙昔扇頭二律情見乎辭不腆附申  
均乞昭鑒

張少宗伯

聞 詔求舊人則宰公首議疇昔因人成事人言從  
之及閱蘄遼罪狀較著在草莽者十數歲不免求  
乃今重聽五年目肯復作五官已曠其二亟須飾巾  
待期幸得爲宰公鄉人相與莫逆古之加恩在休老  
國之大事在臨戎運籌帷幄之中決勝矢石之下無  
庸龍蟄萬一有談及函中者願宰公正言距之垂老  
之年卽在事固當得謝况罪積而不可揜時過而不  
可驅策乎哉舍曰欲之而故爲之辭是人面而豕心  
者也天地將不覆載何論神人願言諒之

曾和州

僕三仕楚而吏跡起郡中釋郡餘三十年猶一瞬耳  
楚山漢水夢寐在焉迄今視都八士若比隣奉鄉先  
生若近屬諸君子朏朏求舊去後見思要以葑菲不  
遺厚之至也僕自壬申去楚而君侯以丙子興當在  
郡時君侯猶汗血駒也及筮郡理出牧和陽淮泗之  
間一城若斗顧邦畿 陵寢悉賴股肱且事得專成  
政片特達穀蒲二瑞進埒桓圭新都相距七百里而  
遙父母孔邇聞五馬乘秋入境沾沾殊有喜心屬舍

弟錠以臨視暫歸茲單騎而趨宇下附之尺一不避  
通名舍弟稚少文僅藉五官章服故受一廛居下賈  
廩廩自繩以故群大夫折節禮之恪守三尺無敢墮  
越僕有剖劓之役秋後將之秣陵鴻毛倘遇順風願  
相從九達之上然未敢自必竢胥命乃可卽盟不腆  
另狀布之伏惟鑒入竟牘無長語

胡侍御

驛聞一二時事皆非草莽所樂聞大都過激而言不  
免翹君過而損國體徃不佞嘗與使君言之矣願爲

鳳鳥母爲松明斯言果得一當使君否乎

潘太學

蒼書後偶舉筆爲天孫綴絲自知里婦浣紗何如水  
繭然已污雲錦矣不敢蔽罪而欺天孫昨日適小祥  
卧病不敢發使茲附力往幸筦爾裂之

廖衢州

都門一別歲星且周僕辭苦塊而竊餘生衰白奄奄  
至矣君侯積薪曰下近始專城要以吾儕業在無生  
視升沉不足以當泡沫耳君侯屈南中以紫白著諸

白足能媿媿道之高弟周康父過肇林乃承君侯下  
問一物無頭無尾誠莫得其始終不究竟卽究竟言  
究竟卽非究竟也學人直託名無學畢棄言筌將一  
歎且未遑澗澗何辨君侯盡吸西江之水冷煖自知  
卽僕有胸無心何敢致詰第當世之爲口實者二甲  
則淨土高則台宗揆諸最上一乘懼猶天地懸隔君  
侯具正法眼固當翻窠臼而劈藩籬倘愍衆生爲之  
說法卽僕不能分坐隅半席幸然作獅子吼而震動  
之八月將入浙觀濤計此時君侯有事棘院比徹棘

僕且東矣無繇把臂臨風惘然

張督府

明公經營天府掉肩齋而衛腹心師之丈人當世無  
兩頃者屬夷生心伺我瑕學萬不得逞鼠竄而西糾  
合單于深入邊境脫非先聲所薄且中近關上兵伐  
謀皆是物也 廟畧務出萬全 簡在元老禁中頗  
牧則惟明公不佞道昆故嘗從事行間聞此而喜可  
知已計今得代且以劔履趨朝相距三千里而遙材  
官將命且至辭温幣重如鄒谷如燕臺藉令有口談

一詎能稱謝萬一道昆家食浸久衰疾相仍瑾若昆  
蟲重聽滋甚我躬不有遑及四方昔嘗私布于太司  
馬公新督府公庶幾無他腸矣今茲復掛齒頰任耳  
者其謂之何明公猶然諄諄誨之將甚慙于長眷肅  
狀申復附布彘彘北面王臣敬謝不腆惟台慈鑒納

陳侍御

翁在行部未敢亟問起居每信使自南海來稍稍聞  
無恙幸甚瓜期將及書錦有期計得負弩郊迎以慰  
饑渴今年島夷入犯不越宿而悉殲之寨賊盤據龍



巖攻之三月乃拔境內庶幾無大故矣不謂吳平連  
引海寇憑陵廣艦侵軼閩疆乃者犯舟師執武弁意  
恣橫甚閩中不憚徵發舉全力以應之獨廣潮無兵  
扼其下流終不足以制其死命已屬監司待命憲府  
惟翁肅將 明命得從便宜乞遣湯參將盡舉所部  
兵船刻期夾剿則或措或角鹿死其手必矣否則師  
老財費謂閩中孤注何凡百具在公移伏惟照察臨  
書無任懇切不盡欲言

又

初大將軍以進止為請不肖竊謂兵貴神速必乘其  
未定而擊之適翁移檄諸部與此議同諸將奉檄而  
行喜動顏色諜者屢報十一日賊船紛紛下海南竊  
計賊將遁矣不謂天禡其魄則唯虜掠海南下壯而  
歸十五日傳子以舟師圍之十六日尚以小舟出戰  
我衆沉彼數艇賊敗復歸灣中灣中山形如玦獨缺  
兩端今以舟師環守其口而困之待其力屈而後可  
議進取恐與龍頭寨事大略相同我兵雖可以徼近  
功然亦已握勝筭矣灣中人多糧少衆心已離曠日

持久而有內變亦未可知也十八日大將軍發漳州  
赴詔安次日海道亦往俟大將軍至彼始有定形有  
定計當再發使以聞

又

海上之役傅子欲出萬全必水陸陳師坐困三月而  
後可以畢事大將軍則欲乘銳急擊毋為老師費財  
不肖亦以海島風波難與持久假之三月賊謀愈工  
萬一諸酋操輕舟犯風濤僅以身免亦難為備卒使  
吞舟漏網又將何辭况兵貴先人未聞遲之功也遂

力贊大將軍議俟舟筏俱足必在進兵無疑適得  
同知報云吳平已縛陳晉卿及王毫詣傅都司所此  
中猶責吳平面縛欵塞始與處分即使平來則大事  
不日定矣知翁南顧方切輒以狀聞

又

聞報入告母氏往述母氏之言以告翁昨蒼頭自山  
中來家大夫方以釋負為幸二弟跳梁無狀其喜如  
狂寡妻著布衣將從孟光後矣岑君方有大造於不  
肖舉室且以為恩何論當否翁愛人若加諸膝故倦

倦於不肖三致意焉即使冥頑不靈亦將俎豆之冊  
府耳聞十日得代恨不能以不肖之軀送之願行徐  
徐毋觸煩暑是日大將軍方有登樓之約使者遠來  
吾儕意氣相期當在形骸之外卽不能百斗又惡敢  
以豪飲讓他人耶疏揭二藁業已先呈計今達矣樵  
川有嗣布者茲不具論

又

今年屏居篔中卧病七月病少間幾喪內人兩人率  
以藥餌爲饗餐其情狀可知矣舍親使人至乃辱問

遺如沈彭蠡躋匡廬樞衣而待函丈無事七癸聞者  
霍然計太夫人就養豫章安享黃髮家君以下幸無  
恙承下問敢不及之頃得戚都護書亦局趣不得志  
時事固多禁革其若之何南中軍功一時烜赫視吾  
黨瞠乎其後矣明公復爲鄉國遠慮誰能居中等壽之  
不佞方有事逃禪冀就西方淹日月耳明公復語以  
人間事非所敢與聞使人立馬索書草草布復不盡

譚大中丞

酒人之器不過斗筲主者謬以一石投之蓋能盡者

注南明片卷五  
什二三徑醉矣於是司正法其罵坐斥之兩楹之間  
由此而飲軟自如其流無禍未必非酒人福也使者  
自西來知蜀本無事翁將不能爲蜀淹不肖既受人  
言亦將不能爲閩淹矣卽雲泥由此始豈不各適其  
適乎哉召募工伎則大將軍綱紀之其詳具在公移  
不遑覩縷邇聞三巢之師敗績二源之役愆期大將  
軍日望翁來與東南赤子更始卽西人繫翁方急馬  
首其將東乎不肖得弛負擔還於初服幸而有喙三  
尺他日當爲 聖天子歌頌太平巖棲川觀聊以

老翁昔所云清福庶幾近之翁其謂我何使者謁行  
揮汗陳布浣溪無恙願爲遊人懸一榻焉

又

塞上得翁錢塘書計入朝有日矣謹遣材官執鞭弭  
代不肖負弩於郊契濶五年相違咫尺心所嚮往其  
懇懇可知然邊塞一聞翁來莫不振袂彈冠投石超  
距若與不肖共喜之者且翁壯猶具在居然天府金  
城每對亭障如奉顏色獨以此與同事二三君子相  
與慰藉耳初擬歲終可畢薊事計程或尚未能中旬

海南明尺牘卷五  
當過昌平相去較近卽未得相對猶時時可相聞羈  
旅之人未敢脩賀尚容他日申此惓惓

又

次保定則以翁經略西關之命致孫中丞中丞銳志  
通才亦旣敬諾及昆出閱關塞其間修廢䟽密視薊  
相懸蓋東鎮山險而邊齊邇來日就畫一在西則川  
谷雖深山則少險埤垣出入斷續邊腹不齊旣無一  
定之形安能有一定之守已檄原任薊州管糧通判  
王建沿邊相度臺垣其人方在陸沉任事不如濟者

而此中難與慮始亦憚力詘舉羸方擬建議善後事  
宜併䟽其狀幸翁奉廟略先發明命赫然督府已  
屬故遊擊高廷相新遊擊陳伯懌二人經略其事孫  
中丞才力足賴計彼任之無難第兵少而用力煩非  
假以三五年不可其將還報殿最䟽草先成懼以顛  
謬失人謹封識馳上請命其間失當甚者請一一指  
摘提撕幸甚

戚都督

言無不納公其善用言哉假令用公之言者如之百

粵不足平也司馬上仙遊功狀金幣復出尚方公身  
經大戰者三卻島夷萬衆視平海之役其難倍之今  
茲議功曾不能以什一較之淮浙之賞不啻徑庭亦  
知司馬非薄公蓋厚望公於方來也不佞因人成事  
猥蒙不貲有覩多矣當公與不佞急趨興化夜望仙  
遊白氣亘天未遑枕戈徒跣相語此何時也五旬有  
六日仙遊始得解圍使在址邊羽檄日至卽上無  
所督過論者四面起矣凡此莫非主德敢望賞耶  
備在同心遂覩縷至此不具論

